

风

FENGYUN

云

爱国实业家包达三传奇

徐女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春

CHUNQIU

秋

风 云 春 秋

——爱国实业家包达三传奇

徐 女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第 10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云春秋：爱国实业家包达三传奇/徐女著. —北京：
中国文史出版社，1996. 12
ISBN 7-5034-0786-7

I. 风… II. 徐… III. 包达三-生平事迹 IV. K825. 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6934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：通县燕山印刷厂

装 订：通县燕山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6 字数：180 千字

印 数：1--1000 册 插页：1

版 次：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0.5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。



爱国实业家包达三(1884—1957)

序

徐 铸 成

我和包达老从下关事件后，即成为忘年交。1949年2月由港同乘华中号货轮北上，终日在白浪滔天中同登甲板，达老絮絮为我谈往事，极为详细，我听了甚感兴趣，从而更周悉蒋介石之早年生活。现徐女士将达老一生详为记述，更栩栩如生。

文笔质朴而真实，读后如面对古人，喜不自胜，乐而为之序。

序 幕

一个秋日的黄昏，天幕像块黑布罩住了大地，上海金利沅码头灯火通明，如同白昼，一艘由日本长崎抵沪的双邮图邮船，正徐徐靠岸。

抛锚下碇，船未停妥，提着大包小袋、着长袍短袄的旅客，挤在船舷旁，争先恐后急待上岸。有个英俊的青年，身着西服，潇洒地提起脚边的旅行箱，跟在众人后面缓缓向甲板移动。

他就是远涉重洋归来的包达三！

曾经有人把出洋的中国人比作一种鱼，这种鱼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，它叫“中华鲟”。他们穿着洋装，足迹踏遍全世界，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故土。他们都有一颗淳朴的不可改变的中国心。

此刻，包达三没有游子归来的悠然心情，他肩负重任，他要去见被清政府屡次通缉的人——陈其美。陈其美是同盟会的负责人，可在这茫茫人海中不知他在哪里。

包达三遥望岸上，各种车辆将街道挤得严严实实，接送客人的男女站满出口处。他跟着鱼贯而上的人群边走边无意识地回头，陡见有个毡帽遮去半个面孔的男人，双眼骨碌碌地盯住自己。他怦然心跳，暗叹：

“不好！被暗探盯上了。”

他很镇定地随人流过跳板，挤到出口处。这时，他几步快跑奔到马路对面停车场，跳上一辆马车，说：

“快！去虹口。”

车夫缰绳一收，“驾！”马车嗒嗒地跑起来。

“喂，停车！快停车！”戴毡帽的人也挤出人流朝马车追来。

坐在马车上的包达三看清了，这人是黄阿五。他想起身上带着文件，大声催车夫：“快走！”

马车奔跑起来，与暗探有了一段距离，包达三这才摸出手帕揩汗，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

这时，他感到马车放慢了速度，只听车夫在喊他：

“先生，这位？”车夫指的是正在奔跑的暗探。

“别睬他，这是个疯子。”情急中包达三编个谎。

“好喽！”车夫一甩马鞭，马车飞奔起来。

暗探狗急跳墙，摸出手枪朝马车射击。“砰！”子弹从篷边擦过，马车一转弯就不见了。

枪声一响，码头顿时大乱，人窜车逃，一片恐慌。暗探跳上一辆人力车，大声吼道：“快追！”

“追谁呀？”赶车的问。

暗探这才清醒，马车早无踪影了，娘的！暗探跺脚懊悔，一群头裹白巾、手持长枪的印度巡捕紧紧包围了他……

甩掉尾巴，马车转了几条马路，在一僻静处停车，包达三掏出一块洋钱给车夫，然后警惕地四处望望，拐进对面小巷。

天已昏黑，几盏街灯幽幽地照着稀稀落落的行人。

包达三拎着箱子穿过几条小巷，寻找联络点，回想刚才情景感慨不已。

几天前，在东京浙江籍的同盟会组织，要他与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联络，有封密函要他转交。他第二天就登上邮船，一路上小心谨慎，密函紧藏在贴身袋里，他知道那是比生命还重要的。

午夜时分，船舱里已很静，男女旅客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，包达三斜靠舱壁也正在闭目养神。

“喂，起来，统统起来！”突然舱内灯光大亮，将舱照得如同白昼，一伙手持橡皮棒的洋人和船员冲了进来，怒吼着：

“起来，起来，娘的，全起来！”

旅客们全被吵醒，都不安地望着耀武扬威的洋人，女人在瑟瑟发抖。

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包达三不禁捏一把胸前的密函。

“啊哎！”有个老者起身迟缓点，身上挨了洋人一棒，有一青年不满地咕哝了一句，被船员扇了耳光，接着被推推搡搡地拖走了。

折腾了好一会儿，这群人才扬长而去。

这时，船舱里却炸了锅，旅客七嘴八舌地怨骂着。

“岂有此理！”包达三也愤愤生着闷气，“太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了！”

“是呀，真不像样。”有人在附和。

“来，抽支烟解解闷！”一个男人向包达三搭讪着递来香烟。

“谢谢，我不会！”包达三谢绝了。

“听口音，小兄弟是浙江人？”那人收回烟无话找话。

“老家在宁波。”

“宁波，这可是个好地方！如此说来我们都是浙江同乡，真是他乡遇故人，真叫人开心！”那人爽朗地笑着，俨然像老熟人。

“敝人老家在东阳，”那人把身子挪近包达三，压低嗓音神秘地说：

“不瞒小兄弟，我叫黄阿五，因为几年前路见不平犯了人命，为避祸亡命在外。”黄阿五咽口唾沫又说：

“前日家兄来信说，家乡成立什么‘乌带党’。”

“乌带党？”包达三好奇地问。

“是呀，专门打贪官污吏杀土豪劣绅。”黄阿五作砍头手势，然后瞧瞧众旅客又说：

“大清江山迟早要被革命党革掉，我赶回国，也闹个革命。”黄阿五显得十分振奋。

包达三心里暗自高兴，老百姓已经觉醒，用读书人一句话：沉睡的东方狮已经醒来了！这是令人庆幸的事！若百姓麻木不仁，甘

做愚民，那才是“国之哀、民之惨”！

黄阿五接着说：

“再告诉你们，如今社会官逼民反，我们不再起来救自己，死路一条。”

黄阿五眨眨眼，见没人反应，又说：

“敝人避难日本，与‘同盟会’的陈其美牵过线，将来有朝一日，革命成功，嘿，我阿五便是开国功臣喽！”

旅客们窃窃私语了，他们对这位相貌狰狞的男人肃然起敬起来。只是这种蛊惑人心的话若被朝廷知道，要当作革命党杀头的。出门在外，少说为佳，避免祸从口出。

包达三打量着这个自称的“革命者”，心中起疑了：凡革命者在公开场合暴露反政府身份，等于把自己送上断头台。同盟会、三合会、歌老会都是反清组织，活动历来秘密，甚至会员之间都很少认识，而这个黄阿五无所顾忌当众亮身份，这岂不太令人深思了？

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”。眼下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，朝廷丧心病狂地捕杀革命党，黄阿五来路不明，谁知道他是人是“鬼”？须小心提防才是！

如此一想，包达三又打量黄阿五，只见他上着窄袖多钮扣短衫，脚打绑裤，毡帽下游荡着一双狡诈的眼睛，知道此等人非善良之辈，暗暗吃惊。

“来，大家吃几块。”黄阿五殷勤地送来一包“康尔蒂”饼干。

包达三故意打起哈欠，然后靠在铺上，闭上眼睛。

黄阿五拿出本簿子神秘地向大家说：

“你们中谁要参加革命党的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。”

沉默。

“先生，请替我写上名。”一个脆生生的女声从人群里响起，包达三微睁双眼，见有个窈窕女子，已经走近黄阿五。

“你，一个姑娘家，不行！”黄阿五摇头拒绝。女子却嚤嚤啜哭着说：

“吾父曾是‘公德社’社员，前年被朝廷杀害，吾与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请写上我的名字吧。”

“要是男人就好了。”黄阿五惋惜着。

“你收下我吧！”女子在哀求，她目光怨怨地扫过大家落在包达三身上，自言自语说，“女的为啥不能加入革命党，秋瑾不也是女人吗？”

“这个？”黄阿五拿起笔和纸，装模作样。

“好好好！我给你写上。”

女人笑了：

“这才像话！”

那本子上写着：反清志愿登记。但是没有响应，黄阿五才悻悻收了场。

过了一会儿，舱里鼾声四起，人们都渐渐进入梦乡。包达三微睁双眼，支着耳朵，注意着这两个身份不明者的动静。

“骨碌”一声，那女子翻身坐起捂着肚子走出统舱，紧接着黄阿五也幽灵似地溜出，爬上舱梯。包达三蹑手蹑脚跟在他俩身后，他要探个究竟。

黄阿五走到二等舱房间外站住，轻轻敲了三下门，接着推门进去又随手关上门。包达三闪在一边，他只见那房门上写着 208 室。他看不清，索性爬上阁舱对准舱旁的气眼向里面张望。房间里有盏昏暗的灯正乏力地照着三个人，一个身躯肥胖的中年男子屈腿躺在一张鸦片床上，浑圆隆起的肚皮，活像一只大水桶，他一手拿酒杯，一手把鸡腿往嘴里送。男人身边是那个女子，她光着脚丫，半卧着，丰腴的大腿压在床沿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鸡肉。中年男人眼不抬地问：

“怎样，查清了吗？”声音虽低却裹着威严。

“我，我难受死了！张先生。”黄阿五烟瘾发作，眼泪鼻涕一齐流。

中年人无动于衷，女人却打个呵欠，倦慵地坐起指着中年男人

抱怨说：

“你倒会享福。”又抬手拉一把黄阿五：

“哥，来，我们一起吃。”

中年人恼怒了，指着黄阿五说：

“谁叫你们进来！”

女人指着中年人骂道：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，我们担惊受怕，让你升官发财，难道剩菜残汤都没有我们份？”她说着，又捞块鸡腿往嘴里塞。

“您老高抬贵手让我吸一筒。”黄阿五猥琐地哀求中年人。

“真窝囊！”女人转过身，管自吃着鸡腿。

“没有！”中年男人鄙视地回绝。

“什么？你！”黄阿五暴怒了，他捏紧拳头想打人——“啊啾！”接连几个呵欠，他顿时像条被人抽去椎骨的狗，瘫在地上哀哀地哭了。

女人目睹此景，愤愤地望着中年男人。

“哈哈。”忽然那中年人大笑，笑毕，打开旅行箱，取出一枝烟枪和少许鸦片，戏谑说：

“瞧你的德行，拿去！”

黄阿五腾地爬起来，涎着脸接过烟枪正要往嘴里塞，却被中年人打掉。

“爷爷，您最好，你是我亲爷爷，您老高抬贵手饶了我吧！”黄阿五双膝跪地苦苦哀求。鸦片上了瘾，什么事都会干出来。

中年人奸诈地一笑，这才把烟筒掷给黄阿五，搂紧女人：

“快吸，完了事去跟牢那人，小心别让他溜了。”

.....

包达三怦然心跳，原来他们是一伙的，不知道他们是哪路的人？

“嘶嘹嘶嘹”黄阿五嘴对烟枪一阵吞云吐雾后，过了瘾，变得神气活现，还偷偷瞟女人一眼。

“张先生，我看此人不太像是危险分子。”

“哼，你敢下此结论？”

“我也作过试探，不像。”女人也说。

被称作张先生的中年人不悦地斥责：

“端总督一再指示，海外危险分子正与国内歹徒联络，要推翻清王朝，这件大事你总不是没听到过？”他脸上掠过一丝阴险的奸笑。

“你要明白，危险分子脸上又没刻字，出了事情，你担当得起吗？”

“是，我明白！”黄阿五不敢顶嘴。

“不过……”张先生忽然放缓口气：

“这人弄不好是条大鱼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”

“是，我明白。”

舱外包达三不禁吓出了一身汗。原来他们是清廷的鹰犬，诱捕革命者，幸好自己有提防。联想几月前，有三个归国留学生在途中失踪，一定也是遭他们的毒手，这群可恶之徒，包达三怒火中烧。这时又听他们说：

“来，给张爷斟上。”女人双手握壶，斟满酒。

“跟着老虎吃肉，跟着黄狗吃粪，如今有你张爷遮荫，以后的日子一定火红。”女人的奉承话和酒精使张爷倍感兴奋，几杯下肚就酩酊大醉，头倒在床上。女人耸起耳朵细听一会儿，才挽起张爷向外边走来。

包达三机灵地闪到门边，借着黑暗躲了起来。那两个人推推搡搡挽着醉醺醺的张爷来到舱外。

包达三屏住气观察着他们的动静。

天黑得像泼了墨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海面不远处有航标灯闪着鬼火似的光。

女人搀着张爷整个身子斜靠在栏杆旁。

好舒畅的风啊！张先生经海风一吹，酒醒大半，他刚想仰头呼

吸新鲜空气，“咚”太阳穴被击了几拳……

躲在暗处的包达三看得真切，张先生踉跄几步，他本能地反抗，却被女人紧紧抱住。黄阿五拼尽全力擎起他的身体，“扑通”掷入海里，张先生挣扎几下，稀里糊涂地被奔涌不息的海浪吞噬了。

“这下咱俩可出了口气。”黑暗中传来黄阿五的笑声。

“这条狗终于喂了鱼！”女人幸灾乐祸。

“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”黄阿五向女人讨教。

“你应该……”两张嘴凑在一起。从他们谈话中包达三明白，那黄阿五是两广总督端方的人。

自从同盟会会员刘光汉出卖革命，端方喜得唱了三天堂会，同时派了大量捕吏，私缉暗杀革命者。刘光汉出卖有“功”，受到端方重用；但端方生性多疑，老奸巨滑，对刘光汉总归不放心，便派黄阿五作刘光汉的副手，以对他牵制。

黄阿五对端方唯命是从，他做惯了奴才，如今要他颠倒过来，既向端方献媚邀宠，又要在刘光汉处固定自己的地位，这个八面玲珑人物，总是得不偿失，为此又挨端方不少训斥。由于心情压抑又吸上鸦片，使端方更忌恨他无用。刘光汉也觉察到黄阿五对自己的威胁，暗暗授计张先生在日本来沪航线上，借缉侦革命党为名，半路结果黄阿五，张先生因发现包达三可疑才让黄阿五活着，谁知反送了自己性命，真是魑魅相争，鬼蜮残诛！

“我去跟牢小白脸，他若是条大鱼，发笔财，咱俩就到香港去。”黄阿五对女人说。俩人轻声咕噜几句，先后返回舱里——

包达三先黄阿五一步躺回床上，他假装打起呼噜，心中却在翻江倒海。面对恶狼，恨不得剥下他的皮，为死难同学报仇；但他想起密函，想起肩负重任，马上克制自己。清王朝在孤城落日前，妄图扼杀革命力量作垂死挣扎，这是必然的。

“呼噜噜——”黄阿五鼾声已起，包达三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自己，几乎使他喘不出气。他悄悄挪动身子，决定趁黄阿五熟睡前撕碎吞下密函，以防不测。

“此人不像是危险分子！”黄阿五的话忽然在耳边萦绕。包达三豁然有了主意，他忙把将要毁掉的密函重新装入贴身袋里，他要利用黄阿五，来个金蝉脱壳之计。

船到黄浦口，包达三装作观海潮立在舱外，靠岸后巧妙地甩掉了黄阿五。

现在必须尽快找到马霍路德福里与人接上头……

(一)

自上世纪中叶申城开埠以来，开纳路上商店铺行、酒楼烟馆像撒落的芝麻，开满两旁，把马路挤窄。

各种店铺门前五光十色的招牌灯，那样醒目地招徕着行人；酒家饭馆，门庭若市，商贾绅士马车轿子进进出出，猜拳行令；肉麻淫荡的笑声和俚俗小曲，不时绕街而来。街的下只角是另一番情景：幽幽的路灯把路照得朦胧而又昏暗，路边屋檐下三五成群、拖儿带女的乞丐，衣衫褴褛地在寒风中蜷缩着……这里与上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甲午战争失利后，朝廷昏庸，屈膝求和，卖国丧权，割地赔款，中国实际成为一块帝国主义列强的俎上之肉，大好的江山被宰割和瓜分。

如今，盗贼四起，兵祸不息，连年灾荒，不是赤地千里，便是洪水泛滥，民不聊生；而达官贵人依然花天酒地，黎民何日能被拯救于水火？

现在这街这店模样依旧，男人脑后依然拖着根“尾巴”，一切都没有变！

在这沉寂之中，包达三清醒地感到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，正在酝酿成熟。

拐个弯马霍路德福里就在眼前。在“天宝客栈”内，光复会设了

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叫“锐峻学社”，据说此社名，是以会员中两姐妹尹锐志、尹维峻名字的各一字而命名的。这姐妹俩曾在秋瑾办的绍兴“明道女学堂”读书，很得秋瑾赏识。秋瑾牺牲后她俩跟上陶成章。学社成立后，专门联络江浙两省的同志印发反清传单，团结反清义士。

此刻，繁华的城市却出奇地寂静。小弄堂里早断了行人。四周民房和铺子，早已关门打烊。包达三沿着门牌找过去。

街面静悄悄的，弄里深处一片朦胧。弄的尽头有一盏昏暗的灯笼，映着“天宝客栈”几个字，包达三心中一喜，这是他寻找已久的目的地，他举手敲起门来。

“笃笃笃！”无人答应，轻轻一推门便“哗”地开了，原来门虚掩着。呈现在眼中的是一幅惨景，只见书刊狼藉，什物被砸，人去楼空，显然遭到一场浩劫。包达三一时愣在那里，一个念头窜上脑海，这联络点完了！他不由想起路上的“尾巴”，欷歔不已，心头充满失望。

忽地他身后有股冷风吹来，没容他回神，门边立着个戴西瓜帽的老人。他蓬头垢面，瘦骨嶙峋，两鬓如霜，脸上布满皱纹，敌意地打量着包达三。

包达三告诫自己，快离开这里，久了容易被人发现。他拎着箱子回头就走。

“喂！”猛的一声沙哑的断喝，老人横横挡住了包达三去路。半癫半痴说：

“哈，相貌堂堂敢情是寻老婆来吆？”

“真倒霉，碰上个疯子。”包达三懊恼地想。

老人疯疯颠颠说：

“我是主，你是客，进房喝杯茶再走不迟。”

这时，对面弄口人影一闪，老人不由分说地把包达三推进屋。

“来，喝一杯。”老人说着变戏法似的拿来酒壶，自己斟了一杯，递给包达三一杯。

“来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劝君更尽一杯酒。”说罢，“咕咚”一口灌

进肚里，哈哈狂笑起来。这老人也真怪，说他疯不像，可那笑声比哭还可怖，老人留给包达三一个谜。

“大伯，”包达三心虽戒备，但此时无人可问，有心想打听一下。

“请你告诉我，‘锐峻学社’的人呢？”

一听“锐峻学社”四个字，老人拿杯的手在嘴边停住，他突然张着嘴，痉挛般地哆嗦着。

“哈哈！——”老人莫名其妙地大笑，笑得连眼泪也溢出来。

这人怎么啦？他究竟是好人、坏人？包达三心中波澜迭起。在这种时候，他的警惕性更高了，但他急于要找到组织，他想从老人那里找出同志们的去向。老人像马路上的测字相面者，仔仔细细地把包达三看个够，才停住笑，抹把眼泪，眼睛朝天一翻，“咔嚓”做了个滑稽的砍头手势，嘴里念念有词：

“天亦老，地亦老，白骨笑我穿红装……”

包达三很失望，他不想再逗留，他想起老友马叙伦的关照，得快离开这里。于是他再次拎起皮箱。

“要走，没这么容易。”老人忽然横蛮地拦在包达三面前，又颠三倒四说起狂话来。

“白虎节堂是随便可闯的吆？我高俅欲诛林冲已非一日，快把你小娘子送来。”老人唱着开门出去，又转回来，声音平缓说：

“小后生，你要找的‘锐峻学社’，已被两江总督端方给砸了。现在叛徒抓一个革命党人，赏银百两，抓到为首的赏千两，值那个数哩！”老人比划着伸出二指。

说着他又捧起酒杯一饮而尽。“砰！”酒杯被砸得粉碎，他的脸也呈现狂怒，继而变成痴态，凑近包达三，声音像蚊子嗡：

“看得出你是个好人，我问你，好人被砍了头，这冤魂会报仇吗？”他突然换了一种腔调。

“好了，你走吧，从这里出去，小心撞上恶魔。”老人敏捷地把包达三推出门外。

包达三怀着懊恼的心绪，回头望一眼“天宝客栈”，他心事重

重。老人神态表情，仿佛在暗示什么，“天宝客栈”出了叛徒，不知这个可憎的叛徒会是谁？学社遭破坏，同志们是否撤离？还有这老人是谁？为什么要装疯卖傻？真是一团令人难解的谜。

从客栈出来，包达三茫然往前走。夜，显得深邃幽静，路边的梧桐树在夜风里簌簌颤栗着。包达三不禁打个冷颤，这时，肚子又唱起空城计，他才想起已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。天冷，肚饥，人疲乏，他真想有个温暖之处暂解饥寒。一阵冷风袭来，包达三稍稍醒悟，干这工作是把脑袋系在裤带上，稍有不慎，将会给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他竭力想拂去越来越浓的困惑，他怕支撑不住。忽然，他想到比自己先半月归来完婚的小崔，他就住在宝昌路。宝昌路离这儿不远，走过西藏路，襄阳公园，就是小崔的家，暂且先到他那里栖身，天亮后再找组织。主意打定，包达三向宝昌路走去。忽然他又停住脚步，小崔胆小怕事，万一他不牢靠？还是不要去找同学了。他漫无目标不停步地走啊，走啊，来到萨波赛路东边，转入西门路。

天，终于放出一点点光亮来，当东方出现曙色时，包达三已走过老城隍庙，不觉间来到旧校场。这校场也叫士兵操场，据说明代正德九年（1514年）上海新任知县黄希英将这里的积善寺拆除，改成操练场，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，操练兵场迁到老北门外，这荒僻的地方偶有居民建了房，渐渐地热闹起来。街东头有家香气四溢的饭店，招牌上写着“荣顺馆饭店”，热气腾腾正开门做早生意，包达三走进去要了碗羊肉粥，顿时浑身暖和许多。

等他走出荣顺馆饭店，路上已人声嘈杂，朦朦晨雾中显出一派紧张肃穆和不安的气氛。

这东门校场，曾是清廷皇室外巡时检阅三军的场地，后来作为靶场，再后来杀个江洋大盗，逐渐成为杀人场。所谓“强盗”都是饥寒交迫中挣扎的百姓，“饿死不如横死”。自从慈禧驾崩，军阀混战，灾祸不绝，野草树叶都吃光了，奸商又趁机屯粮抬高米价，“物极必反”，老百姓才铤而走险，吃大户、抢米店，被官府缉捕，便血染屠